

传世书画

阳 飏

顾恺之：《洛神赋图》

如果说从文献记载最早的画家写起，应该是被后世称为“佛画之祖”的三国时期的曹不兴，他还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为“六朝四大家”。但曹不兴和陆探微以及被誉为“曹衣出水”的曹仲达，全都画迹不存，因而，有画作存世最早的画家就是顾恺之了。

知道“渐入佳境”典故因何而来吗？《晋书·顾恺之传》：“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顾恺之每吃甘蔗总是从尾部吃起，说这样才会愈吃愈甜。或许，这也是他对自己绘画历史的一个总结吧。

顾恺之（约公元344年~405年），东晋时人，出身望族，博学多才，人称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他最擅长人物画，提出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中国画史上的经典论述。

顾恺之的绘画线条被誉为“春蚕吐丝”，后人又称之为“高古游丝描”，在当时便享有

极高的声誉，东晋宰相谢安谓叹“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顾恺之曾在金陵瓦棺寺修建时认捐，用一个月的时间闭门画了一幅《维摩诘像》，画完之后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我看过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维摩诘像》，甚至怀疑会不会是顾恺之《维摩诘像》的临摹？维摩诘在佛教中是以长者居士的形象出现的，维摩诘以神通力，持诸大众并狮子座——佛教中有十万狮子吼之说，意指说法人声音洪亮如狮子一般。《弟子品》亦说五百声闻众中，无一人敢与维摩诘辩析。《维摩诘像》一般选用“问疾”为表现内容，而维摩诘雄辩的才能深受提倡清淡的文人所推崇，在文人士大夫范围内，维摩诘是被引为知己的。

“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忧”的维摩诘一副高蹈神态，人物以线描为主，局部敷色。维摩诘坐于榻上，身披紫裘，手持麈尾，上身前倾且呈辩说状。他身后的帷幕上是线条勾出的狮子祥云——维摩诘让我首先想到的是顾恺之，以及魏晋名士们——佛国俗世，全是人间气息。

顾恺之给被称为“玉人”的西晋朝臣、名士裴楷画像时，颊上加了三毫。借助于细节，加强了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时人谓之“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的人物神态。

“弱冠知名，有高识，不修威仪”的西晋名士谢鲲请顾恺之画像，因听其喜游山水，“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便画了山石丘壑作背景，可谓别出心裁，顾恺之白云：“此子宜置丘壑中。”就是这么几笔山石丘壑，开了中国山水画的先河，结束了只有人物画没有山水画的局面。顾恺之还画有《雪霁望五老峰图》，被推崇为山水画开创之作。

殷仲堪将军“父病，衣不解带，执药挥

泪，遂眇一目”。顾恺之为其画像，为使画面美观，“明点眸子，飞白拂上，使如青云之蔽日”。用枯笔露白的“飞白”技巧处理殷仲堪失明的眼睛，既传神，又不失真。自是令人赞叹不已。

顾恺之有一次为人画扇面，画的“竹林七贤”中阮籍和嵇康，画好后交与扇子的主人，问为什么不画眼珠？他郑重其事地回答，怎么能画眼珠呢？画了眼珠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顾恺之自谓：“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六朝人口语‘这个’，即指眼珠）之中。”

《晋书·顾恺之传》记载，顾恺之有一书橱画寄放在桓玄处，橱门上加了封条，结果被桓玄拆了橱后背的木板而盗走。顾恺之一看橱门封条完好如初，画却不见了，直呼：“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人笑他痴。真痴吗？我怀疑这也许是他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吧。换个你我普通人看看，保不定顾恺之就会讨上门来。

《洛神赋图》是根据三国时期曹植的浪漫主义名篇《洛神赋》而作。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为曹丕夺去，甄氏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曹植回封地经过洛水时，梦见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感甄赋》，又称《洛神赋》，塑造了传说中伏羲的女儿，在洛水溺死后为神的动人形象。

《洛神赋图》分为三部分，采用连环画的形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让曹植和洛神重复出现。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变换，而在山川景物的描绘上，无不展现了一种空间美。

《洛神赋图》富有诗意地表达了原作的意境。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洛神，出现在平静的河水上。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她逆风而飘的衣带，似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洛神最终缠绵悱恻一顾三盼驾着六龙云车逝去，留下曹植神情戚然地站在岸边。

此画用色凝重古朴，具有工笔重彩的特点。作为衬托的山水树石，均用线勾勒而无皴擦，与画史所记载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画风相吻合，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

曹植的《洛神赋》在历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晋代书法家王献之亦用其神采飞扬的笔墨书写过《洛神赋》。

顾恺之还画有《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英军大尉基勇松所窃的唐代摹本《女史箴图》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商议把《女史箴图》与一艘潜水艇作为谢礼，请中国二选一——《女史箴图》与潜水艇在天秤秤上左右摇晃了一下，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

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吴道子并称为“画家四祖”。

张僧繇用“张家样”线条画了一盘桃子；吴道子用“吴家样”线条画了一盘桃子；顾恺之画了一盘“春蚕吐丝”工笔重彩桃子；陆探微背着身，世传“一笔画”的他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桃树。

苏轼《枯木竹石图》

史书记载，苏轼“身長八尺三寸有余，为人宽大如海”。这已经是两米以上篮球运动员的身高了，如果生逢现在，苏轼有打篮球的可能吗？

苏轼天资聪颖，年少博通经史，长于作文，受到人们赞赏。苏轼曾手书一门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一天，一老者来苏宅“求教”，请苏轼认一本他带来的书。接过一看，书上的字多有不识，不免汗颜。苏轼遂在那副对联上各添两字：“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

苏轼以礼部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

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浮靡艰涩之风。欧阳修后来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所谓“乌台诗案”原本就是一场文字狱，苏轼因之在湖州任上被捕。幸亏北宋定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逃过一死。

苏轼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薪俸少，生活过得十分困窘。可能是馋肉，作有打油诗《猪肉颂》：“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在电视上看见台北故宫收藏的一块肉形石，越看越像是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即使隔着台湾海峡，似乎也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

神宗驾崩，高太后听政，司马光重新为相。苏轼被召还朝，不久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专为皇帝起草诏书。

随后，苏轼再度自求外调，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此期间，苏轼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了苏堤。

苏堤断桥、雷峰塔、岳庙——几十年前细雨中转杭州的记忆恍恍惚惚，倒是清楚记得岳庙外跪着的秦桧夫妇，铜像脸上还挂着一位母亲教孩子啐的唾沫。

新党、旧党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苏轼一再被贬，后大赦，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擅画墨竹，北宋米芾谓：“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枯木竹石图》枯木一株，盘扭而长，不见一片树叶，树根处一怪石，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旁有几株弱小的竹子，长有稀疏的枝叶。全图笔墨不多，自有一种磊落不平的情绪发泄其中。

宋代米芾评：“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胸有块垒，诗酒疏之。有时画画亦如同喝酒，一块歪斜的石头可以倚靠一个三杯酒下肚的人，再三杯酒，一树枯枝似乎就要挣扎着长出新叶来了。

苏轼论画理论影响深远，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我想若是有机会，一定要住在幼儿园隔壁，不论写字画画作诗，保持一颗童心啊。

僧令人淡，美人令人怜，美食令人馋——前两句是明代隐士陈继儒的话，后一句是我擅自加上的，我这是浑水摸鱼。摸了鱼不算完，那是为了接着说肉说鱼。

苏轼在美食上除了广为人知的“东坡肉”，他还擅长烧鱼。一次，苏轼亲自下厨，刚刚烧好鱼，隔窗看见黄庭坚来蹭饭，于是，就把鱼藏到了碗橱顶上。黄庭坚进门：“今向兄请教苏轼的‘苏’怎么写？”苏轼应：“苏者，上草，下左鱼右禾。”黄庭坚接着说：“鱼放上边行吗？”苏轼道：“哪有鱼放上面的道理？”黄庭坚笑道：“那为何还把鱼放在碗橱顶上？”

现今的简化字替苏轼把繁体“苏”字的“鱼”简化掉了，当然，再有客人来也就不用藏什么了。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西湖，看见岸边一只狗在啃骨头，苏轼便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恰恰佛印所带一把苏轼题诗的扇子掉入了水中，佛印随口答道：“水流东坡诗（尸）。”这佛印和尚自不是示弱之人。

一天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老朋友佛印，小和尚开门，苏轼道：“秃驴何在？”小和尚手指远方：“东坡吃草！”即使换了佛印回答，这也是最佳答案了。小和尚实乃禅宗一派有慧根者。

苏轼曾到某寺小坐。寺中住持见是陌生人，就随便说：“坐。”又对小和尚说：“茶。”落坐后，住持发现对方出口不凡，就让进厢房

叙谈，说：“请坐。”喊小和尚：“敬茶。”再一打听，知道来者是大学士苏轼，住持作揖打恭请入客厅，连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

苏轼临走时，住持请他题副对联。苏东坡顷刻书就：“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

苏轼结发之妻王弗，十六岁嫁与苏轼，两人恩爱有加，共同生活了十一年后王弗病逝，苏轼在埋葬王弗的山头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三万株松树，可是一规模不小的植树造林工程啊。又过十年，苏轼写下了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全词纯用白描，不事雕琢，真实自然。

苏轼侍妾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红颜知己亦先于苏轼病逝，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纪念，作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此楹联还有个故事。“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曰：‘都是文章’。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苏轼贬惠州时，朝云常唱那阙《蝶恋花》，每当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就掩抑惆怅，不胜伤悲，哭而止声。东坡问何因，朝云答：“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苏轼大笑：“我正悲秋，而你又开始伤春了！”朝云逝，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

苏轼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

苏轼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

“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苏轼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

记得那年河南朋友陪我去平顶山郟县看“三苏”衣冠冢，进大门，牌坊左右石柱隶刻着苏轼诗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站在封土砖绿苔斑驳的苏轼墓前，看见一只鸟，像溅起的墨迹，又一只鸟，依然像溅起的墨迹……

“三苏”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苏轼一个人发出了群星的光芒。中国文化史上古往今来绝无第二人。

梁楷：《泼墨仙人图》

《泼墨仙人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幅泼墨大写意人物画。画面上几乎没有细节刻画，全是大面积酣畅淋漓的泼墨，有意夸张的人物头额，醉意朦胧眯缝的眼睛，一个袒胸露怀、步履蹒跚、憨态可掬的仙人跃然纸上。

《泼墨仙人图》与南宋佛教禅宗思想的盛行是分不开的。此图标题为后人所加，从其形象来看，像是当时民间信奉的蹙额大腹、佯狂疯颠的布袋和尚，又像是摇一把破扇、破帽破鞋破衣、非僧非道的济颠和尚，又或者，就是梁楷模样——他所杜撰的心目中自己放浪形骸的模样。

梁楷（生卒年不详）祖籍山东，南宋初流寓钱塘（今杭州）。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梁楷，东平相义之后，善画人物、山水、释道、鬼神。嘉泰年画院待诏，赐金带，楷不受，挂于院内，嗜酒自乐，号曰梁疯子。院人见其精妙之笔，无不敬伏，但传世者皆草草，谓之减笔。”

皇帝所赐咱不要！自己犒赏自己，喝酒去，三杯五杯、八杯九杯迈着仙鹤步去哪？

和《泼墨仙人图》上那兄弟再喝几杯，或许真就可以仙鹤翩翩飞上天了。

“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梁楷虽非出家僧人，但他属于佛教粗行一派。参禅入画，自觉非自觉地进入了一种禅境界。梁楷日常亦与书法后来成为日本至高无上墨宝的智惠和尚等交往甚密。

梁楷受五代宋初禅僧画家石恪影响。石恪“笔法纵逸，所画形象多丑奇崛，不守规矩”。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和梁楷的《泼墨仙人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的袒胸露腹，一样的面目模糊，只是《泼墨仙人图》禅已入仙，多了些酒意醉态，故而就飘飘欲仙了，但还是能认出梁楷这位“仙”的旧时模样，就是石恪的“二祖”——我如此说好像酒是由禅到仙的路，也许是然，也许不然。但梁楷沿石恪的路数，终成《泼墨仙人图》却决不是偶然，就如同石恪事唐末以画火闻名于世的道释人物画家张南本学画，形成了“自擅逸笔”的豪放画法。仙有仙道，禅有禅相，你就是请石恪笔下修性的二祖站起来，也决不会是梁楷笔下的仙人模样。乾隆皇帝题诗：“地行不知名与姓，大似高阳一酒徒，应是瑶台仙宴罢，淋漓襟袖尚模糊。”乾隆认得醉汉模样。

宋代诗人释居简有诗描述梁楷减笔特点：“梁楷惜墨如惜金，醉来亦复成淋漓。”

惜墨如惜金的梁楷墨省了可以换碎金子买酒喝吗？醉眼迷离的梁楷嘴里嘀咕着：“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老板，拿笔墨来！

明代汪珂玉书画著录著作《珊瑚网》：“画法史从梁楷变，观图犹善墨如新，古人人物为高品，满眼云烟笔底春。”梁楷提杆毛笔，身后一划，繁者自繁简者自简，再简？《泼墨仙人图》上的仙人裤腰带快掉下来了。知道吗？这简了不能再简的最后一根线，是拴裤腰带的。